

卡斯特罗·阿尔维斯诗选

133V 19/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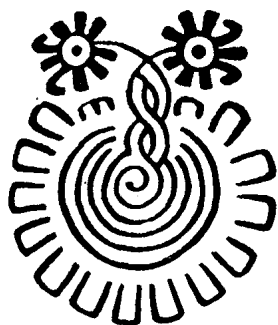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卡斯特罗·阿尔维斯诗选

亦潜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Antônio de Castro Alves

POESIAS

根据圣保罗国家出版社(Companhia Editora Nacional, São Paulo) 1955年出版的《卡斯特罗·阿尔维斯: 诗歌全集》(Castro Alves: Poesias Completas)选译。

卡斯特罗·阿尔维斯诗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03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1262 字数28,000 开本850×1168公厘 $\frac{1}{32}$ 印张4 $\frac{3}{8}$ 插页2

1959年4月北京第1版 195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定价(5)0.50元

前 言

安东尼奥·德·卡斯特罗·阿尔维斯，是巴西十九世纪伟大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人。一个世纪以来，卡斯特罗·阿尔维斯的名字，一直响亮地为巴西一切热爱自由民主的进步和正义的人们所传诵；他的诗歌，也一直被巴西进步的文学工作者和革命群众尊崇为宝贵的文学遗产。人们一提起卡斯特罗·阿尔维斯的名字，就会想到“自由”、“真理”、“正义”、“爱情”和诗歌。巴西统治阶级的出版物，虽然长时期地绝口不提这位诗人，企图使他在人们的记忆里消失，但是，他们这样做，事实上却并没有使卡斯特罗·阿尔维斯的声誉受到任何影响；到现在，他的名字不但在巴西家喻户晓，而且在世界进步文学中也得到了应有的地位。统治阶级的文人学士，今天还慑于这位诗人的火一般的革命气概，但在口头上却也不得不承认他的磅礴的诗歌才华。

卡斯特罗·阿尔维斯是一个仅仅活了二十四岁的青年诗人，在巴西却留下了这样巨大的影响，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他的热情奔放、气势磅礴的诗歌才华不过是一方面；而主要的却是由于他生在巴西社会矛盾尖锐化的时期，能够坚决地站在进步的力量一边，勇敢地向黑暗势力挑战，把自己的才能完全献给了这个斗争。

卡斯特罗·阿尔维斯是1847年在巴西当时的巴伊亚省

(Bahia) 瀑布县 (Cachoeira) 庫拉林約 (Curralinho) 附近的卡巴賽拉 (Cabaceira) 庄园出生的，1871年因病死在巴伊亚城。他生活的时代，正是巴西人民爭取独立民主的斗争方兴未艾、蓬勃发展的时代。

1822年，淪为葡萄牙殖民地达二世紀之久的巴西，宣布独立，成为独立的巴西帝国。但是，这个名义上的独立，并没有使巴西人民得到任何利益；因为这个独立的巴西的皇帝，仍旧是葡萄牙王室的一个王子；代表最黑暗、最保守的反动势力的王族、贵族、大庄园主、奴隶主，仍旧奴役着人民。从十八世紀末开始的巴西人民的独立斗争成果，被統治階級輕易地窃取了。而且为了这个名义上的独立，巴西人民还付出了新的代价，即在这帝政时期的六十七年(1822—1889年)中，英国帝国主义大大扩张了在巴西的經濟統治。因此，巴西人民爭取独立民主的斗争并没有結束，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彻底推翻封建帝制、废除奴隶制度、建立独立民主国家的阶段。

奴隶制度，是葡萄牙封建殖民主义在巴西的經濟基础。巴西是美洲新大陆奴隶制度开始最早的国家，也是废除最晚的国家。从十六世紀七十年代起，欧洲殖民主义者就开始大批劫夺非洲的刚果、几内亚、莫三鼻給等地的黑人，运到巴西来做奴隶，在大庄园上或在金鋼鑽石矿上从事奴役劳动。巴西独立成为帝国后，这个制度没有任何改变，差不多整个十九世紀里都繼續存在，直到1888年才在名义上頒布了解放奴隶的法律。在这三百年左右期間，巴西的港口巴伊亚和里約热內卢，一直是奴隶买卖的中心市場。每年运到巴西的黑人平均約二万余人。到十九世紀中叶，全巴西的八百万人口之中，黑人就占三百多万。奴隶

販子們往往在非洲看見黑人就抓，把整個村落的人抓光，然後帶上腳鐐手鐐，象趕牲口那樣趕進不見天日、臭氣熏人、擁擠不堪的船艙，渡過茫茫的大西洋，運到巴西來當貨物出賣。許多黑人在途中就受不了種種非人的虐待而死去。途中倖存的，到了巴西也免不了在沉重不堪的勞役中和主人的鞭子下致死的命運。黑人奴隸們屢次掀起了英勇不屈的可歌可泣的反抗鬥爭，其中規模最大、影響最廣的一次鬥爭，是十七世紀中葉在伯爾南布科(Pernambuco)地區爆發的帕爾馬里斯(Palmares)共和國的起義。幾萬個黑奴高舉起為自由而鬥爭的旗幟，建立了自己的共和制度的國家，英勇地擊退了統治者的多次圍剿，堅持達六十七年之久(1630—1697年)。

卡斯特羅·阿爾維斯生活在十九世紀中葉，正是巴西民主革命運動如火如荼地蓬勃發展的時代。1824年，巴西北部爆發了以反對奴隸制度為目的的推翻帝制運動；1835—1844年在巴西南部又爆發了貢薩爾維斯領導的共和國起義；1837年，在巴伊亞又爆發了醫生維伊拉領導的起義；1848—1849年，在整個巴西北部又爆發了共和黨人的起義；其中還有無數次的逃亡的黑人奴隸的起義。巴西社會的這個尖銳鬥爭的時代，在巴西文學上的反映，就是巴西革命浪漫主義文學的興起；而革命浪漫主義文學的傑出代表，就是詩人卡斯特羅·阿爾維斯。

卡斯特羅·阿爾維斯在巴伊亞中學念書的時候，就已經表現出他的特出的詩歌才華。後來，他在當時的伯爾南布科省的首府累西腓(Recife)法學院讀書時，就和同學托比亞斯·巴列托(Tobias Barreto)、馬西埃爾·平海羅(Maciél Pinheiro)等青年詩人舉起了巴西革命浪漫主義的新的詩歌的旗幟。他們自稱為

“山鷹派”，主張詩歌既應該象山鷹一樣展翅高飛，自由自在地翱翔于雲端，也應該腳踏地面，无情地揭露統治階級的種種黑暗和罪惡，鼓舞人民爭取自由的鬥爭熱情。他們一方面繼承并且發揚了巴西前一輩浪漫主義詩人貢莎迦（Tomás Antônio de Gonzaga, 1774—1809年）、馬迦良伊斯（Gonçalves de Magalhães, 1811—1882年）以及貢薩爾維斯·狄亞斯（Gonçalves Dias, 1823—1864年）等人的詩歌傳統，另一方面也不排斥歐洲浪漫主義的影響，特別是雨果的火熱的辯才。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成為詩人們反對巴西帝制、反對奴隸制度的口號。

從十七歲的時候起，卡斯特羅·阿爾維斯就投身到累西腓、巴伊亞、聖保羅等地的政治運動中；他參加各種集會、示威，為群眾朗誦自己的詩，或者當場發表口頭創作。例如他的著名的《人民當權》一詩，就是1864年在累西腓一次共和黨人集會上即席創作的。他用簡潔的、迅速的、熱情奔放的、富于感染力的詩句，猛烈地抨擊封建帝制和奴隸制度的罪惡。他對奴隸制度的毫不容忍的仇恨，使他得到了“奴隸的歌手”的稱號。他並不象當時有些庸俗的偽善的自以為進步的資產階級分子那樣，從惻隱的“仁愛”心腸出發，把黑人看作“無知的可憐的低等動物”而“賜予”一點憐憫，他是把黑人看作與自己一樣平等的弟兄；他對黑人的才智能力，尤其是他們的英勇鬥爭精神給以極高的評價；他認為黑奴的解放不應當是一種賞賜，而應當是他們天賦的權利。年輕的詩人卡斯特羅·阿爾維斯不僅以詩歌作為武器為他的這些政治主張而鬥爭，他并且參加創立了一些反對奴隸制度的團體，掩護逃亡的黑奴，照顧他們的生活。他的反對奴隸制度的詩歌在他死後收集成為一本詩集，名叫《奴隸集》，其中有許多首成了全

巴西人人传誦的詩，如《海上的悲劇》、《向帕爾馬里斯致敬》、《非洲的呼聲》等，都象一支鋒利的劍，直接刺中了巴西封建帝國統治階級的心臟。

詩人卡斯特羅·阿爾維斯對事物的感受能力象好奇的孩子一樣敏銳，但他的分析綜合能力却又象飽經鬥爭的戰士一樣的成熟。他在對腐朽的封建統治階級鬥爭中，展開遠大的目光，憧憬着人類的未來。他在他的《先知》一詩中，以絢麗多采的浪漫主義想象，描述了人類的友愛、愉快的勞動和幸福的生活。這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的體現。基督教的上帝和救主耶穌，在他就是正義和真理的化身。

卡斯特羅·阿爾維斯不僅是一個革命的民主詩人，也是一個愛國的抒情詩人。巴西的那種粗獷的色彩鮮麗的大自然風景，也是詩人的靈感泉源。他描寫祖國的大自然，也象他描寫人民爭取自由的鬥爭一樣，懷着滿腔的熱情加以描繪。他並不虛偽地美化巴西的大自然，但是巴西的大自然在他的詩中却顯得更加優美，更加艷麗。著名的葡萄牙現實主義作家凱依羅斯(Eça de Queiroz, 1845—1900年)，有一次讀了卡斯特羅·阿爾維斯的一首詩後，贊嘆地說：“熱帶的詩意全都在这兩句裏面了！”卡斯特羅·阿爾維斯的抒情詩也同樣洋溢着熱烈的感情，特別是描寫愛情的詩；這在一個年輕而又有才華的詩人是不足為奇的，它們正是反映了詩人的、也就是詩人所代表的巴西當時革命青年的豪放灑脫、追求自由的鬥爭精神。

卡斯特羅·阿爾維斯的生命極為短促。1870年，他二十三歲的時候，因為打獵傷了一條腿，不得不截肢而成為殘廢。以後不到一年，就是1871年7月6日，他因為長期肺病而逝世。他即

使在病榻上掙扎、与死亡搏斗、不得不和自己所珍爱的一切告别的时候，他还在写詩，还在以愉快乐观的心情歌颂自己的祖国和人类的未来。

在巴西，一直到现在，人們一提到卡斯特罗·阿尔維斯，总称他为“巴西最优秀的詩人”、“共和詩人”或是“奴隶的歌手”；人們說，在他的詩句中可以听到祖国的心脏的跳动。这正是因为卡斯特罗·阿尔維斯在上一个世紀为爭取独立民主的斗争所发出的号召，深深地激动着这一个世紀的巴西人民的心弦的緣故。在巴西，今天虽然不再有皇帝，不再有奴隶，但却換上了美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动軍閥統治的枷鎖。卡斯特罗·阿尔維斯所追求的彻底的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今天已經成为在日益强大的巴西工人階級政党領導下的全体巴西人民的斗争目标。

譯 者

目 次

前言.....	1
---------	---

《浮沫集》选譯.....	1
--------------	---

希伯來女郎.....	3
------------	---

救济穷人就是獻給上帝.....	6
-----------------	---

幽灵与歌曲.....	10
------------	----

爱情的船夫.....	14
------------	----

在山毛櫸的阴影下.....	17
---------------	----

彼得罗·伊沃.....	22
-------------	----

晚安.....	35
---------	----

給一个外国女郎.....	38
--------------	----

七月二日頌歌.....	42
-------------	----

客人.....	45
---------	----

《奴隶集》选譯.....	49
--------------	----

世紀.....	51
---------	----

私語.....	59
---------	----

黑人匪徒.....	65
-----------	----

先知.....	70
海上的悲剧.....	76
露茜亚.....	89
非洲的呼声.....	94
向帕尔馬里斯致敬.....	101
再見,我的詩歌!.....	104
散詩选譯.....	115
我們爱吧!	117
人民当权.....	122
一个保守分子的話.....	127

《浮沫集》选译



希伯来女郎

Flos campi et lilium con
vallium.^①

——圣歌的圣歌

一个遍布暗礁的海洋上的希望之鸽！
东方河谷上灿烂盛开的百合鲜花！
给漫游的牧人引路的薄暮的星星！
一枝发出阵阵芳香的桃金娘！……

你啊，美丽的以色列姑娘……
你啊，美人，迷人的希伯来女郎……
不幸的犹太国的一朵苍白的玫瑰花，
但上天并没有给你身上惠滴甘露！

含羞的黄昏在蓝色海波上映出忧伤的容颜，
这时候你为什么脸上也苍白起来？
是不是你在怀念着那些无边的田野，
怀念着约但河上倚斜的橄榄树？

① 拉丁文：田野里的花和山谷里的百合。

夕阳西下的时候，你是否在梦想着
广阔的东方的那片神圣的土地？
还有茫茫大沙漠上的骆驼队？
还有在棕榈树下乘凉的朝圣香客？！……

是的，我恨不得象雅各一样，
在拉结^①呻吟过的泉水旁边，
在一片如茵芳草织成的地毯上，
替你当奴隶放牧幸福的牛羊……

然后再偷偷从柳树丛里瞧着你，
瞧着你，巴比伦河上的鲜花啊，
你象苏撒拿^②那样在寒气中颤抖，
在潤滑的河水中兰香四溢地洗浴。

来吧！……我愿同你一起跑到荒蕪的沙漠，
避开扫罗怒气冲冲要下的毒手，
我愿做大卫^③，——只要你是米甲^④，
我愿弹起先知的竖琴唱出歌声……

① 拉结(Raquel)：《圣经》中雅各的妻子。

② 苏撒拿(Susana)：犹太传说中的美女，入浴时被两个老人偷窥，老人反诬她淫乱，告到先知但以理那里，结果她的贞节得到证实，老人被处死。

③ 大卫(David)：《圣经》中的以色列王；扫罗(Saul)曾把女儿米甲嫁给他，但又嫉忌他，想杀害他，后来米甲私放了大卫。

④ 米甲(Micail)：扫罗的女儿，嫁给大卫为妻。

你沒有看見嗎？……泪水从我的心胸滴出，
好象来自荒野的汲淪^①的泉流！……
象那个朝不保夕的长者^②一样，
我曾努力战斗，但终于战败了。

我是一朵斜靠着岸边的荷花，
你来做灿烂明亮的东方甘露吧！
唉！給迷途的旅客指点道路吧，
給漫游的牧人引路的薄暮的星星！……

1866年，巴伊亚。

① 汲淪河(Cedron)：《聖經》中的河名，經耶路撒冷，流入盐海。

② 指大卫。

救济穷人就是献给上帝^{*}

我把我自己区区一点可怜的诗歌，
献给了英雄们，献给了不幸的伟人，
我是瞎眼的，但我要求的只是亮光……
我是渺小的，但我注视的只是安第斯山……
我在这个时刻歌唱，就象很久很久以前，
遥远的古代的诗人一样，
歌唱英雄们的捐躯，他们安眠着
在大草原的伤心土地里面。

两件伟大的东西在这个时刻交织在一起！
两件无价之宝在今天互相紧紧地拥抱！……
一件是一本戴上了明亮的月桂冠的书籍……

-
- 这首诗的主题是呼吁救济 1865 年巴拉圭战争中巴西阵亡者的家属。这次战争是巴西、阿根廷、乌拉圭为了掠夺的目的而向巴拉圭发动的。战争爆发时，作者只有十八岁。他激于一时的狭隘爱国热情，曾报名志愿上前线，并在剧院中为上前线的人们朗诵诗。但他很快就理解到这是一场不正义的战争。两年后，即 1867 年，他在一次救济战争受难者的集会上朗诵了这首诗，在诗中为死者的孤儿请命，谴责了战争，谴责了政府对遗属弃之不顧的态度。不过，诗人也似乎过分赞扬了死者的英勇，这说明了他并未充分認識到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質。